

都說明共產國際祇須利用各國內部的同路人，便可左右其政府的政策，各國政府沒有自由獨立的主權，又安能實現區域中立化的構想？

我們雖不否認「東協」區域性的中立化概念，現階段的實施計劃比較初期切實，再以印支國家在戰爭結束後，也遭到了各種困難，不得不與鄰邦強調和平共存，從而使中立化計劃的遠景漸見光明。但「東協」各國本身如不能加強團結合作，仍讓左派勢力不斷掀起暴亂，使外資亦觀望不前，則視為邁向中立化目標基石的經貿發展計劃，亦將因此落空。總之，現階段情況下，「東協」各國自保猶有困難，欲求中立化構想之實現，自屬難上加難！

註①「宣揚東南亞區域合作概念」，朱自存撰，一九七二、四、十三。
註②③④「東協」高峯會議的經緯」，本刊，第十五卷、六期，一九七六

、三、十，拙著。註③「南洋商報」吉隆坡專訊，一九七一、十一、廿八。
註④「東南亞中立構想與中共統戰」，東亞季刊，第三卷，四期，一九七二、四、一，拙著。註⑤同右。註⑥「南洋商報」譯載五國宣言，一九七一、十一、廿八。註⑦「法新社」河內電，一九七一、十二、一，引述河內「人民日報」當天社論。註⑧「法新社」，「路透社」北平電，一九七一、十二、八。註⑨「亞西安自由貿易區」，「南洋商報」社論，一九七六、二、十一。註⑩「中國時報」，一九七六、二、廿四。註⑪「星島日報」，一九七六、元、廿九。註⑫「法新社」，「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六、六、廿八。
註⑬「南洋商報」，收聽河內電台廣播「越新社」稿，一九七六、七、七。

動亂中的中東

石樂三

當前的中東情勢，不僅阿拉伯世界呈現了一片混亂的局面，在以色列佔領下的約旦河西岸地區，也有三閱月的暴亂事件發生，而動盪不安。

筆者就此提出以下幾個項目，作為本文的主題：

- 黎巴嫩的內戰。
- 蘇丹的流產政變。
- 西撒哈拉歸還摩洛哥與茅利坦尼亞後的情勢。
- 以色列瀕臨約旦河西岸暴動的困擾。

十五個月之久的黎巴嫩內戰，如今已演變成兩種不同型態，一是敘利亞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戰爭，另是黎巴嫩右派基督教徒與黎巴嫩回教徒及左派之間的戰爭。

這種重疊式的戰爭，顯然是由於敘利亞軍隊給予右派基督教民兵的大力支持，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及其左派同盟作戰。

在政治方面，同樣地，亦具有重疊的類型，因為在黎巴嫩內戰中，曾經有不少的外交家斡旋和平，這些外交家包括敘利亞外長哈達姆（Abdel Helim Khadani），法國前總理莫維里（Couve de Murville），美國特使布朗（L. Dean Brown）及阿拉伯聯盟秘書長黎亞德（Mahmud Riad）等，其結果都是徒勞無功。

由於敘利亞人與巴勒斯坦人的實力頗強，他們之間的鬥爭遮蔽了黎巴嫩的內戰。

敵對的黎巴嫩政客們僅同意一件事情：除非敘利亞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獲得解決，他們認為一切都是枉然的。

右派基督教領袖賈瑪葉（Pierre Gemayel）曾宣布，只有在黎巴嫩境內

的巴勒斯坦人被解除武裝情形下，基督教方面才會接受和平談判。以左派回教爲首的詹布來特（Kamal Jumbblatt），則堅持唯有敘利亞軍隊自黎境撤退，才能與基督教領袖階層舉行和平談判。

「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態度，比較其盟友詹布來特緩和，而有種種跡象顯示，他似乎有意與右派基督教進行和談，以結束黎巴嫩的內戰。

然右派的基督教爲了加強戰力，消滅左派回教聯盟的勢力，不得不假藉敘利亞軍力以遂其目的。敘利亞大軍六月一日入侵黎巴嫩之後，使駐在貝魯特及錫登的巴勒斯坦軍隊受到圍困的威脅，而無異解除了左派回教對右派基督教的壓力。

在敘軍開入黎境之前，右派基督教軍隊被圍困於貝魯特以東及東北沿海一帶，對外交通幾乎完全隔絕。現在由於敘軍的救援，不但軍事補給線得以恢復，而且全軍由防禦轉入進攻的優勢。

基督教軍隊在敘軍策應下，圍攻貝魯特東面的塔爾扎塔巴勒斯坦難民營（Tel Zaatar Palestinian Refugee Camp）廿幾天之久，僅將附近的小型難民營——基斯爾柏沙（Jisr el-Basha）攻下，而塔爾扎塔仍在巴勒斯坦軍死守中。（按：塔爾扎塔難民營介於貝魯特以東及貝魯特東北沿海一帶之間的基督教軍事地區）^①

在另一方面，敘利亞軍隊現已攻佔了貝魯特東北的羅馬古城巴爾貝克（Baalbek），並將城郊的一所名謂韋夫爾巴勒斯坦難民營（Wefel Palestinian Camp）佔領。^②

敘利亞政府，爲了迫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停火談判，最近向該組織提出一項最後通牒，除非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接受某些條件，否則，在黎巴嫩的敘軍將「向貝魯特及錫登進軍，使用武力實施這些條件。」這項通牒是由利比亞總理賈魯德（Abdel Salam Jallud）轉達的。

敘利亞提出的條件是：（一）、「巴解」組織與左派聯盟接受敘利亞爲結束黎巴嫩內戰的調停者。（二）、巴勒斯坦人「接受對於在黎巴嫩的衝突，解釋爲一種巴游與黎巴嫩人的衝突。」（三）、敘利亞應成爲一九六九年開羅協定的保證人。^③

這三項條件已被「巴解」組織拒絕。理由是：敘軍對「巴游」與左派聯

盟的戰爭狀態，已使敘利亞失去調停人的資格。

儘管「巴解」組織拒絕敘利亞所提的條件，可是，經過利比亞總理賈魯德一月來的斡旋，穿梭於大馬士革與貝魯特之間，試圖結束巴勒斯坦與敘利亞的對抗，結果「巴解」組織主席阿拉法特與敘總統阿塞德已同意於七月十七日在大馬士革舉行和談。

賈魯德總理爲促使阿拉法特與阿塞德會談的成功，事先曾安排一項敘利亞友好性的撤軍，約有四千名敘利亞軍隊和四十七輛坦克，現已自貝魯特南方廿五哩的錫登山頭，撤退到貝魯特東方四十哩的貝卡平原。

然「巴解」組織指責敘利亞又調動新的部隊進入黎巴嫩，並攻擊右派軍隊的陣地，因而阿拉法特中止大馬士革之行，致使巴勒斯坦與敘利亞高層談判陷入僵局。

美國鑒於黎巴嫩情勢的嚴重，已決定將美駐黎巴嫩大使館的大多數領事及其他使館的業務關閉，並正式安排撤離留在黎巴嫩的一萬五千名美國人的另一項行動，此一撤離行動擬定於七月廿日開始。^④

當前黎巴嫩的內戰，實際上是巴勒斯坦及左派聯盟對右派聯盟及敘利亞之戰爭。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要想謀求停戰，首先必須停止外來的一切干預，包括敘利亞的撤軍及「巴解」組織的介入；然後由黎巴嫩左派回教與右派基督教自行解決，或由阿拉伯聯盟協同解決，除此似乎找不出更有效的解決途徑。

二

七月二日，蘇丹曾發生一次未成功的軍事政變，這是努邁瑞（Jaafar Numairy）於一九六九年奪取政權後第三次政變。

這次政變，正值努邁瑞總統訪問華盛頓及巴黎歸來後十五分鐘發生的，但在兩天內即被平息。在這次流血政變中，蘇丹首都喀圖穆（Khartoum）的傷亡約計六百人，其中有若干効忠努邁瑞政權的高級軍官們在平亂中遇難，包括沙拉利將軍（General Hussein Shalhi）、穆納瓦爾准將（Brig. Mohammed Munawar）及雅古布上校（Col Kamal Yacoub）三人。^⑤

此次蘇丹政變的叛軍實力雄厚，幸賴埃及總統沙達特的緊急派軍救援，

努邁瑞總統始能救平叛亂。據埃及外長法米聲稱，埃及接獲蘇丹政變情報的當時，立刻將駐在埃及境內的一千五百名蘇丹軍隊空運馳援，解除了努邁瑞在喀圖穆機場被叛軍圍攻的危亟。

據報導，在叛軍中發現有北非的傭兵約一千名，攜有自動槍械及標注利比亞字樣的車輛，並由俘虜叛軍口供證實，這些傭兵是由利比亞所僱用，而在利比亞與蘇丹邊界接受利比亞人員負責訓練戰鬥技能。⑤

蘇丹政府獲得此項證據之後，乃於七月四日先將其駐利比亞大使召回；緊接着，正式宣布與利比亞斷絕外交關係，並下令所有利比亞駐蘇丹外交人員離境。

這次蘇丹政變，有其內在與外在的兩種因素：

內在方面，自從一九六九年五月廿五日努邁瑞發動政變成功之後，蘇丹遂組成革命指揮委員會（Revolutionary Command Council-RCC），委員由青年「自由軍官」（Free Officers）擔任，主席則由三十九歲的努邁瑞上校担任。

當蘇丹軍事政權的開始二年中，努邁瑞曾標榜納瑟的所謂「阿拉伯社會主義」（Arab Socialism），下令禁止所有政黨的活動，沒收各政黨所有的財產，逮捕各政黨領袖們；但准許蘇丹共產黨（Sudan Communist Party）的存在，並給予共黨三名革命委員會委員及數名閣員的職位。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蘇丹、埃及、利比亞三國簽訂一項「的黎波里憲章協定」（Tripoli Charter Agreement），這項協定的目的，在於謀求外交政策的協調一致。蘇丹共產黨首領們對這項協定表示反對，因而惹起努邁瑞的憤怒，一面解除共黨的革命委員會委員及閣員的職務，一面呼籲蘇丹人民「粉碎共黨運動」。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九日，蘇丹突發生軍事政變，一名少校軍官——哈希姆·阿塔（Major Hashim al-Ata）奪取政權，努邁瑞曾一度被捕，但在埃及總統沙達特及利比亞強人格達費協助下，努邁瑞趁機奪回了政權，並將叛變首領處決。此次政變的背景有二：一是蘇丹共產黨的鼓動，一是蘇俄的唆使。從此努邁瑞政權下令蘇丹共產黨為非法組織，但共產黨徒大部轉入了地下活動，亦有一部隱藏在唯一的政黨——蘇丹社會主義聯盟（The Sudanese Socialist Union-S. S. U.）之內，這些共產黨徒及其他被禁止的政黨

領袖們，都隨時準備推翻努邁瑞的政權。此乃這次政變的內在因素。

外在方面，努邁瑞總統在政變之後曾表示：參與流產政變的人，不是蘇丹的軍人，而是來自衣索比亞、馬利、查德、桑吉巴及利比亞的傭兵們。那些傭兵們都在利比亞接受過訓練。⑦

利比亞之所以利用傭兵推翻努邁瑞政權的主因不外：

——當一九七一年七月蘇丹政變時，利比亞強人格達費曾挺身而出，盡全力營救努邁瑞，並於同年七月廿日下令利比亞空軍迫使一架載有兩名蘇丹叛軍領袖的英國客機降落到利比亞境內機場，而將該兩名叛軍領袖押解送交蘇丹政府處決。但蘇丹與利比亞的關係日趨疏遠，努邁瑞總統曾於一九七四年發表一系列的演說，指責利比亞是蘇丹政權反對者的庇護所，甚至是偶然的共謀者。⑧

——利比亞、埃及、敘利亞、蘇丹四國，曾達成一項組成聯邦協議，但蘇丹總統努邁瑞對組成聯邦不感興趣，且因受埃及的影響，中途退出計議中的聯邦，使兩國關係更趨冷淡。

——一九七三年九月，利比亞曾使用蘇丹航空線試圖將一批武器空運烏干達，但被喀圖穆政府所攔阻。一九七四年夏利比亞開始對反努邁瑞者予以支援。於是，兩國關係陷於最低潮。

另外一個外來因素，厥為莫斯科。一九七一年蘇丹發生的軍事政變，是由蘇俄所策劃，而由蘇丹共產黨執行的。因此，喀圖穆與莫斯科之間的關係，從彼時起，即曾瀕臨絕交的邊緣，迄今仍在惡化中。

最近努邁瑞總統應邀訪問埃及，他在電視廣播中披露，儘管這次政變是由利比亞傭兵所造成，可是利比亞的此一動機，則由一個大國（暗示蘇俄）所策劃的。⑨

埃及半官方金字塔報在七月六日社論中指出，蘇丹的政變是否與莫斯科有關，不能不令人懷疑。

努邁瑞訪問埃及後，又於七月十七日隨同埃及總統沙達特飛往沙烏地阿拉伯，作三天正式訪問，將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舉行高峯會議，這項會議已達成一項包含這三國的聯盟。這對蘇丹的政治、軍事、經濟方面都有極大的幫助。

三

自從去(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摩洛哥國王哈珊二世(Hassan II)宣布「和平進軍」西撒哈拉之後，摩洛哥全國響應，跟着集結了三十萬平民沿邊界進入了西撒哈拉境內，幾乎與西班牙守軍相衝突。

西班牙鑒於大勢所趨，不得不對摩洛哥讓步，循政治途徑解決西撒哈拉問題。去年十一月曾在西班牙召開「西班牙、摩洛哥、茅利坦尼亞三國外長會議」，結果達成一項「馬德里協定」。這項協定，決定將西撒哈拉領土主權讓與摩洛哥與茅利坦尼亞；但西班牙得保留西撒哈拉的包克拉(Bou Craa)百分之三十五的磷礦權，其餘的百分之六十五，則由摩洛哥與茅利坦尼亞分享。⑩摩洛哥的「和平進軍」就此結束，幸未發生流血的事件。

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在西撒哈拉首都阿爾(El Ayun)舉行酋長代表大會(Iribal Assembly or Djemaa)，出席代表一百〇二人，投票結果以六十五票多數通過一項決議草案，正式同意將西撒哈拉領土歸併摩洛哥與茅利坦尼亞。於是，結束了西班牙對西撒哈拉九十年來的統治。

由阿爾及利亞支持的西撒哈拉左翼游擊隊——波利沙里奧陣線(Polissario Front)，曾於二月二十七日正式宣布組成所謂「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Western Sahara Democratic Republic)，以控制摩洛哥及茅利坦尼亞已從前西班牙殖民國接收的西撒哈拉。

阿爾及利亞亦曾警告說，它對西撒哈拉酋長代表大會決定將西撒哈拉併入摩、茅兩國版圖，表示不承認態度，因為它認為，有關該地區主權問題應以當地的全民複決方式決定，並由聯合國派員監督方可有效。

阿爾及利亞的唯一目的，在使「波利沙里奧陣線」取得西撒哈拉的控制權，這樣阿爾及利亞則可經過西撒哈拉將其鐵礦運往大西洋沿岸港口輸出，同時還可獲得業已由馬德里轉交給摩洛哥的大量磷酸鹽。(按：西撒哈拉北部磷酸鹽埋藏量估計十七億噸，去年產量已達二百五十萬噸。⑪)

阿爾及利亞為防止西撒哈拉落入摩洛哥之手，曾於今年一月下旬派軍赴西撒哈拉境內阿姆哈拉綠洲一帶與摩洛哥軍隊作戰；而在二月中旬戰役中，由于阿爾及利亞出動大批俄製米格戰鬥轟炸機，摩洛哥軍隊曾蒙受重大的損失。同時在西撒哈拉大西洋沿岸，摩洛哥部隊亦曾與西撒哈拉的「波利沙里

奧陣線」游擊隊發生激烈戰鬥。

為了避免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之間發生全面戰爭，埃及、敘利亞、科威特及突尼亞等國領袖們，都曾致力斡旋任務，故該兩國迄今尚能保持冷靜的狀態。

然而「波利沙里奧陣線」游擊隊與摩洛哥及茅利坦尼亞之間的戰鬥，因為有阿爾巴尼亞及北越等國的背景，迄今仍在持續之中。

根據情報資料⑫，北越共曾武元甲，今年一月初在哈瓦那參加古巴共黨大會後返回河內途中，曾在阿爾及利亞境內會晤「波利沙里奧陣線」的代表。又有情報顯示，「波利沙里奧陣線」雖只有兩千名游擊隊，但是却擁有俄接便地對空飛彈。一月間，曾有一架摩洛哥F-15噴射戰鬥機，在西撒哈拉低飛支持茅里塔尼亞部隊對叛軍作戰時，被上述地對空飛彈擊落。

另據西班牙情報資料⑬，古巴及北越的顧問和技術人員，正對「波利沙里奧陣線」游擊隊提供軍事援助；同時阿爾及利亞陸軍亦在直接支援該陣線作戰。

根據以上情報資料，顯然有蘇俄間接支持西撒哈拉的「波利沙里奧陣線」作戰的背景，因而使原已錯綜複雜的情勢，更可能使西撒哈拉轉變為安哥拉第二！支持摩洛哥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四

以色列在國際間固然受到了第三世界與阿拉伯集團的壓力，而在國內所遭遇的困難亦多。

以色列所面臨的最大困擾有二：

第一、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在地方選舉中獲勝。

第二、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示威運動。

四月十二日，在以色列佔領下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居民舉行地方選舉(Municipal Council election)，在約有六十三萬居民中，合法選舉人為八萬八千人，其中包括婦女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八人。

選舉揭曉的結果，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及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阿拉伯人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

左翼和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贏得了西岸大多數自治市(Municipalities)

的控制權，而在廿四個城鎮中的二百零五名議員（Councilors）幾乎四分之三是新面孔，許多是急進派的青年，他們熱烈地同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⑭相對地，西岸地區年長者的保守派領袖們，在這次選舉中完全失敗，而新選出年輕力壯的地方首長及議員們幾乎都是站在「巴解」組織的一邊。^⑮可以預料到的，這次西岸地區的選舉結果，以色列政府將在這一地區甚至在一九六七年前領土內的阿拉伯人部份，面臨着空前所未有的反抗情勢。^⑯（按：西岸巴勒斯坦人口約六十四萬人，以色列本土約五十萬人，加薩地區約三十九萬人。）

很顯然地，這次急進派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的重大勝利，將使以色列原來與約旦談判西岸領土問題的希望頓成泡影，因為急進派認為，只有「巴解」組織纔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正合法代表。其實，一九七三年與一九七四年，在阿爾及爾與拉巴特所舉行的阿拉伯高峯會議，都曾一致通過「巴解」組織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而且承認該組織有權在任何被解放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他們自己的政權。

更令以色列耽憂的，華盛頓已注視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在西岸地方選舉中的獲勝；且認為此項選舉的結果，等於巴勒斯坦人贊同「巴解」組織的領導權。倘美國接受「巴解」組織為西岸的合法代表，勢將導致美國迫使以色列重行考慮其不承認「巴解」組織的立場，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⑰被以色列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示威運動，固然不算是什麼新奇的事，然而這項示威運動的持續不已，却是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後所未有的。

國際間輿論，對於以色列治安部隊的鎮壓行動，頗多指責。五月二十日紐約時報的社論指出：人類與政治的悲劇已捲入了約旦河西岸，却暗中破壞了過去九年中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和平共存的試驗。在過去三個月動亂中，阿拉伯青年們已經被以色列的槍彈所殺害。……倘若這種暴亂不能制止，西岸則將與未來的合作相分離了。

西岸的持續騷亂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以色列政府強制收購阿拉伯人的土地。

第二、以色列繼續增加猶太人的遷徙區。

強迫收購阿拉伯人的土地，已是以色列的既定政策。在以色列本土，以

色列政府在「綠線」後面——一九六七年戰爭開始時之以色列邊界——約五百零五萬英畝中，現擁有四百五十萬畝土地。^⑱

以色列在西岸的土地所有權亦正在增加之中。關於正確的總數，以色列政府仍在保持高度秘密中。但據以色列廣播評論人報告，政府去年曾以六十萬美元在佔領區購買阿拉伯人土地。^⑲

依照約旦法律規定，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七年約旦政府所有的西岸領土，任何阿拉伯人不得將私有土地讓售猶太人。倘有違反此項法律者，一律處以極刑。實際上，約旦不能在以色列佔領區實行這項法律；但據阿拉伯人稱，至少已有三人因違反法律出售土地而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處死。^⑳

由于恐懼「巴游」的嚴厲處分，有些阿拉伯人已經拒絕出售土地，而只有等待以色列政府予以充公。亦有阿拉伯人暗中私下要求以色列當局強行攫取他們的財產，以換取一些補償。^㉑

以色列政府準備在西岸沒收二千〇四十公頃土地，其中絕大部份屬於阿拉伯人，因而引起三月三十日西岸阿拉伯人的大暴動，結果有六名阿拉伯人死於以色列槍彈下。這是這次西岸暴動的開端。^㉒

以色列蕞爾小國，人力資源極感貧乏，而唯有仰賴國外猶太人的支援，所以以色列政府至為重視它的移民政策。然而，以色列的原有土地不足以安置大批的外來猶太人，而必須將他們安頓在佔領阿拉伯領土上的新遷徙區之內。自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以還，以色列在佔領區所建立的新遷徙區共有六十八個，其中有六十個是平民遷徙，其餘是軍事紮營區（military encampments）。這些遷徙區分散在戈蘭高地、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附近、加薩走廊地區及阿卡巴灣沿岸共計六十八個。^㉓此外，亦有正在計劃建立中的新遷徙區。

在過去九年的以色列三任內閣中，都一直拒絕對以色列的領土野心作一個明確的聲明。但是，在私下議論中，以色列的高層決策者似乎承認，遷徙區的建立意味着未來的以色列邊界。在耶路撒冷，這項論點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了。^㉔

以色列政府中，對於遷徙區政策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在佔領區內遷置區，特別是西岸人口稠密地區應不受任何的限制。一派則堅持以色列攫取的土地最後必須歸還給阿拉伯人，而建立更多的遷徙區只有更陷入泥淖之中。^㉕

儘管整個的中東政策尚未確立，可是以色列政府已經附會於所謂「艾倫計劃」(Allon Plan)，這項計劃是由以色列外長艾倫(Yigal Allon)所擬定。依照此項計劃，沿約旦河一帶建立一系列的遷置區，並設立一條八至十二英里寬度的安全帶(Security belt)，這條安全帶實際將從約旦河東岸地區與西岸相隔絕。

根據該項計劃，在其他西岸地區亦可設立遷徙區，但不許在阿拉伯人的心臟地區——納布拉斯(Nablus)地區移民，因為這一城市是西岸人口最稠密的地區。

今年五月初，以色列政府重申這項政策，並命令未經政府許可而遷入卡都穆軍事禁營區(Kaddum)——納布魯斯附近營帳的猶太人一律遷出。這個營帳是由狂熱的宗教集團——Gush Emunim所設置，該集團乃至整個西岸地區合併入以色列遷徙區內。^{②⑤}

約旦國王胡笙對艾倫計劃表示絕不能接受，因而失掉了季辛吉國務卿促成以、約談判的機會。其他阿拉伯國家也都一致主張以色列必須立即中止猶太人湧進阿拉伯人的區域，並解散以色列已經設置的全部遷徙區。

美國一再抨擊以色列在佔領區的殖民政策。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史克蘭頓(Scranton)亦曾公開指責以色列所設立的猶太人遷徙區是非法的，也是中東和平的最大障礙。

美國四位參議員在五月間訪問中東歸來後說，倘若要實現中東持久和平的希望，以色列必須撤退它在佔領區的殖民者，並歸還它所佔領的阿拉伯領土。民主黨參議員哈斯基爾(Floyd K. Haskell)且表示：「依照我的想法，這些新的遷徙區是個災禍的處方(prescription of disaster)。」^{②⑥}

目前西岸的情勢，由于新的殖民區獲得了解決，暫時趨於平靜，但仍在餘波盪漾之中。至於遷徙區問題，以色列是否堅持到底，將視美國在未來的日內瓦和議中的態度而定。

五

縱觀中東局勢，正陷於混亂的狀態。而阿拉伯世界尤在分崩離析之中。諸如：黎巴嫩內戰的擴大；摩洛哥與茅利坦尼亞兩國已因西撒哈事件而與阿爾及利亞斷絕邦交；埃及與蘇丹兩國與利比亞之交惡，方興未艾，蘇丹且與

利比亞斷絕外交關係；南、北葉門之間的裂隙仍深；南葉門與奧曼的敵對狀態，一直未能解除；敘利亞與伊拉克復興黨之派系鬥爭，仍在持續之中，尤其伊拉克因不滿敘利亞之干預黎巴嫩內戰，竟然陳兵於敘利亞邊界，大有劍拔弩張之勢。

唯有沙烏地阿拉伯深明大義，以促進阿拉伯團結為大前提，先促成了埃及與敘利亞兩國總理階層的會議，正為兩國總統會議而鋪路；繼則哈立德國王與沙達特及努邁瑞兩位總統在吉達舉行會議，結果達到了三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合作目標。雖然若此，似尚不足以彌補阿拉伯國家的分裂與紛爭。反觀以色列，拉賓內閣正面臨西岸暴動的困擾，加以財政的拮据，外匯準備金的銳減，使以色列面臨經濟的危機。但在軍事方面，卻在日益進展之中。據以色列國防部長皮瑞斯表示，以色列的軍力，已較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時增加了三倍。^{②⑦}在外交方面，近幾月來，以色列在安理會中屢次遭受控訴議案的困擾，而屢次經美國的否決權所打消。

蘇俄迭次倡議恢復日內瓦中東和平會議，但由于敘利亞捲入黎巴嫩內戰的漩渦，而「巴解」組織尤首當其衝，僅餘埃及與約旦兩國的力量，不足應付以色列的挑戰，因之蘇俄的倡議成為泡影了。

以色列養精蓄銳，以逸待勞，靜觀阿拉伯人在黎巴嫩的自相殘害，坐收漁人之利也。

註① New York Times, July 13. From Henry Tanner in Lebanon.
 註② Beirut, July 14 (UPI). 註③ Cairo, July 12 (AP). 註④ Khartoum, Sudan, July 4 (UPI). 註⑤ Khartoum, Sudan, July 6 (AP). 註⑥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1975 (p. 22). 註⑦ Khartoum, Sudan July, 6 (all Agencies). 註⑧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1975 (p. 29).
 註⑨ Cairo, July 15 (UPI). 註⑩ The Times, London, May 25 By Christine Long. 註⑪ Ibid. 註⑫ 參閱三月十六日中央日報英國情報文摘「每週評論」譯文。 註⑬ ⑭ ⑮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14. Editorial: Roll, Jordan, Roll. 註⑯ New York Times, May 7, By Terence Smith, Jerusalem. 註⑰ ⑱ ⑲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ne 7 (p. 56). 註⑳ The Japan Times, Apr. 19. By Wm. Drummond, Los Angeles Times. 註㉑ 六十八個遷徙區包括戈蘭高地二五個，西岸二六個，加薩走廊地區一三個，西奈半島四個。 註㉒ Jerusalem, May 12 (New York Times) By Terence Smith. 註㉓ ⑳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June 7 (p. 55). 註㉔ Washington, May 20 (AP). 註㉕ Jerusalem, July 16 (Reuters)